

● 东方编译所译丛

The Human Condition

Hannah Arendt

〔美〕汉娜·阿伦特著

竺乾威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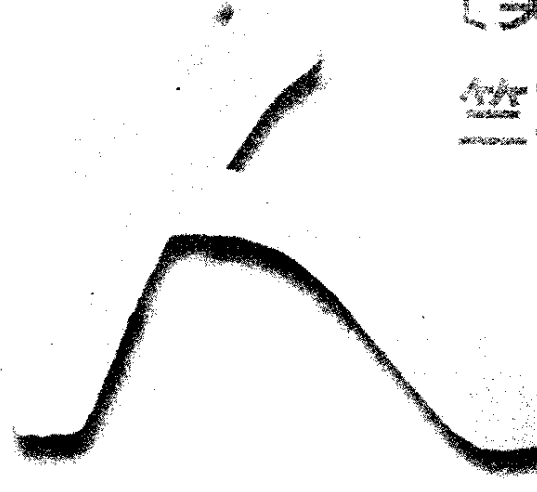
人 的 条件

The Human Condition

Hannah Arendt

〔美〕汉娜·阿伦特著
竺乾威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的
条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条件/(美)阿伦特(Arendt, H.)著;竺乾威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Human Condition

ISBN 7-208-03323-4

I. 人… II. ①阿… ②竺… III. 人学—研究 IV. 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046 号

责任编辑 汤中仁

特约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杨德鸿

· 东方编译所译丛 ·

人的条件

[美]汉娜·阿伦特 著

王世雄 胡泳浩 杨凌云 译
雷 雨 江美塘 竺乾威
竺乾威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248,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3323-4/B·272

定价 20.00 元

HK68/11

译者的话

汉娜·阿伦特(1906—1975),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和思想家。阿伦特在22岁时获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曾是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佩尔斯的学生。在纳粹统治时期,她于1933年逃亡法国,后又于1941年逃亡美国,并于1951年加入美国籍。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十几所大学任教。她一生著述甚丰,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根源》使她声名鹊起,被列入当代思想家的行列。本书是阿伦特的又一部重要著作。

本书要探讨的主题是——正如作者所言——“想想我们正在做什么”。显然,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宇宙这一重大事件,对阿伦特写作此书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科学的巨大进步及其可能带来的恐惧(比如她提到科学家认为在试管中制造巨人可以在百年内实现)、现代世界的异化(如她所说,它从地球进入宇宙,又从世界进入自我),这些给人文价值带来了什么?阿伦特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老师海德格尔的想法有相似之处。海德格尔认为,德国的人文主义价值正在遭受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威胁。阿伦特在这里只是追溯现代世界异化的起源,是一种历史的分析,因而她只写到摩登时代。

阿伦特认为,本书的主题即“我们正在做什么”只解决人的条件与那些传统上以及根据当前的看法来说在每一个人身手可及范围内的那些活动的最基本的连接,因而她选择了 *vita*

activa,即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条件。

阿伦特通过对 *vita activa* 等级上的两次倒转(沉思和行动的倒转,以及将劳动提升到 *vita activa* 等级序列的最高位置的第二次倒转,即动物化劳动者的胜利)的分析,表明这一倒转实际上是摩登时代运作前提的一个胜利——即生命而非世界才是人至高的善。即便是现代的思想家,在其对传统的攻击中不管表现得如何有力和神智清楚,生命高于一切在他们看来取得了“不言而喻的真理”的地位。而这一点在阿伦特看来,甚至在我们当前世界还生存了下来。

回到本书的主题——我们正在做什么?阿伦特提供的答案显然是明确的。尽管本书只是一种历史的分析,但它着眼于当代,体现着作者对当代因科技的巨大进步而带来的问题(因为在她看来,卫星进入宇宙这一无与伦比的科学发展带有令人不安的军事性和政治性)的忧虑和关切。

作者在本书中表现出来的渊博学识、独具只眼的分析深度以及对数国外语的精通令人惊讶,这使译者在翻译中常有力不从心之感。但译者很高兴有机会将此书介绍给我国的读者,译文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本书译者按章节顺序分别为王世雄、胡泳浩、杨凌云、雷雨、江美塘和竺乾威,最后由竺乾威对全稿作了校订。

竺乾威

1999. 11. 15. 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序 言

1957年，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宇宙，它在宇宙中按同一万有引力定律（它操纵并保持一些天体如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动）绕地球环游数周。人造卫星固然不是月亮，不是星星，不是能沿着其轨迹在一个时间段——这一时间段对我们这些受地球时间制约的凡人来说，是一段无终止的时期——里巡游的天体。但是，它得以在空中逗留，得以在一些天体附近留居，好像它已经暂时被纳入了它们庄严的行列似的。

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无与伦比，甚至就原子的裂变来说也如此，如果不带有令人不安的军事性和政治性，那么它本来会受到令人欣喜的欢迎。但是，奇怪的是，这种欣喜却不是一种凯旋，今天，当人类在地球上举目向天空遥望时，他们可以注视到那里有一个他们制造的东西，它对人类巨大的力量和心中充满的优越感既不自豪，也不畏惧。受这一事件的鼓舞而最先作出的反应，是对“人从被囚禁的地球跨出第一步”感到如释重负。这一奇怪的表述（远不是一些美国记者偶然的疏忽），不知不觉地在回应20多年前镌刻在一位伟大的俄国科学家的方尖墓碑上的一句话：“人类将再也不受地球的约束。”

这样一种感情在一段时间内是很平常的。它表明任何地方的人在捕捉和适应科学发现及技术发展方面都不会迟缓一步，但反过来，他们又超越这些发现和发展数十年。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这里，科学认识到并证实人们梦想的东西既非不着边际，

也非毫无根据。新的东西仅仅在于，这个国家的最受人尊敬的报纸之一最终将至那时止一直隐埋在很不受人尊敬的科幻著作（很不幸，无人对值得作为大众感情和大众愿望媒介的它表示过关注）中的东西搬上了报纸的头版。这一陈述的平庸不应当使我们忽略事实上它是何等地了不起。因为尽管基督徒把地球说成是泪谷，哲学家视自己的身体为思想或灵魂的囚禁所，但在人类历史中，从未有人把地球看成是人类躯体的囚禁所，从未有人表明过一种从这里自由地飞向月亮的急切心情。难道摩登(modern, 指近代的、现代的)时代的解放和世俗化(它是以一种倒转的方式开始的，这一倒转并非必然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一个神——它是人类的在天之父)会随着更为致命地抛弃地球(它是天底下万物生灵之母)而终结吗？

地球是人类条件的精髓所在，正如我们所知，尘世的自然在向人类提供栖息之地(在这一栖息之地，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和毫不做作地走动和呼吸)方面或许在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世界中，人类的技巧将人类的存在与动物环境区分了开来，但生命本身置身于这一技巧世界之外。人类通过生命与其他所有万物生灵维持着联系。相当时期以来，许多科学努力一直在使生命也变得“有技巧”，一直在切断每一个人通过它甚至跻身自然之子行列的最后的脐带。正是逃离地球牢笼这一相同的愿望，才在这样的企图——在试管里创造生命，在这样的愿望中——在“显微镜下将来自能力高强的人的冷冻种质”混合起来，以制造超人，改变“其大小、形状和功能”——表现得如此引人注目。我怀疑，摆脱人的条件的愿望也强化了将人的预期寿命远远超过一百岁的期望。

科学家告诉我们，这种未来的人将在不到一百年时间内被制造出来，他们看来充满了所得到的对人类生存的反叛——一

种不知来自何处的不花钱的礼物(世俗地说),他打算用这一礼物——可以这样说——同使他成为他自己的东西进行交易。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完成这一交易的能力,正如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当前具有摧毁地球所有生灵的能力一样。问题只是我们是否希望在这方面使用新的科技知识,这一问题不能由科学的手段来决定,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因而不能留待职业科学家或职业政客作决定。

虽然这样的可能性或许还很遥远,但科学的伟大胜利的第一个回飞标效应已经使这些胜利在自然科学本身内感到了一种危机。麻烦同这一事实有关,即现代科学世界观的“真理”虽然可以在数学公式中展示,在技术上得到证实,但它在说和思中再也不能作正常的表达。一旦概念性地和前后一贯地说到这些“真理”,随之而来的表达“或许不会像三角圆型一样毫无意义”,但必然也像“长翅膀的狮子”一样。我们还不知道这种状况是不是最终的状况,但我们(与地球相联的生物已经开始行动,好像是这一宇宙的居住者似的)也许永远不能理解,或不能思考和谈论一些我们仍然能做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我们思考的物质条件的我们的头脑,好像不能跟上我们的所为,以致从现在起我们确实需要一些人造机器去进行我们的思考和说话似的。如果知识(在现代诀窍的意义上)和思想的永远分离是真的话,那么与其说我们真的成了我们的机器的束手无策的奴隶,不如说成了我们技能的束手无策的奴隶——即成了任凭一些小玩意(这些东西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不管它如何厉害)摆布的毫无思想的生物。

不过,即使除了这些最终的且不确定的结果,科学创造的状况仍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只要有有关的讲话利益攸关,事情就定义而言必然是政治性的,因为讲话是使人成为一种政治存在的

东西。如果我们能遵循这一建议(它是如此经常地催促我们)——使我们的文化态度适应当前的科学成就状况,那么我们会急不可耐地选择一种讲话在其中变得再也没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今天的科学已经被迫采用一种数字符号式的“语言”,虽然最初它仅仅意味着口头陈述的一种简略,而现在则包含了一些无法再回译为讲话的表述。为什么不相信纯科学家的政治判断是明智的,其理由首先不在于他们缺少“德”——他们并不拒绝发展原子武器,也不在于他们的天真——他们并不知道一旦这些武器制造出来,他们是最不适合被要求磋商其使用的人,而是恰恰在于这一事实——他们进入了一个讲话失去了其力量的世界。讲话之外或许存在着真理,这些真理或许与单数的人(即不管他是什么,他至今还不是一个作为政治存在的人)极为相关。复数的人,即至今在这一世界中生活、迁徙和行动的人的经历之所以有意义,这只是因为他们能互相交谈,并使彼此和他们自己有意义。

较近的或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另一具有同样威胁的事件,这就是原子的到来。它在数十年时间里可能会使工厂关门,并将人类从它最古老、最自然的劳动的负担和生活必需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里,人的条件的一个根本方面也得失攸关。但是,对它的造反,希望从劳动的“辛劳和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并不是现代的产物,而是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悠久。来自劳动本身的自由并不新鲜,它曾属于少数人最根深蒂固的特权之列。在这种情况下,看来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好像已经被用来取得一些以往任何时代都梦想但却无法实现的东西。

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摩登时代已经带来了劳动理论上的荣光,进行了一种整个社会进入一个劳动社会的事实上的改造。因此,这一愿望的满足(就像满足童话故事中的愿望一

样),只有当这一愿望自我破灭时才能得到。这是一个准备从劳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的社会,为了它去赢得值得的自由,这个社会再也不知道其他那些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在这一社会(它是平等的,因为它是一种劳动者使人生活在一起的方式)中,不存在什么阶级,也没有人类其他能力的恢复从中得以重新开始的政治贵族和精神贵族。即便是总统、国王和首相,也根据对社会生活来说必要的职位来考虑他们的职责。在知识分子中,只有一些孤寂的人才会根据工作而不是为谋生来考虑要干些什么。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前景,即是一个没有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即是没有一项活动留给劳动者的社会。当然,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糟的了。

本书不打算对这些成见和困惑提供某种答案。类似的答案每天都有,它们是一些须经大众同意的日常政治之类的答案;它们永远不可能居于理论思考或一个人的意见之中,好像我们在这里对付的是一些只可能有一种解决之道的问题。我在以下提供的东西是从我们最新的经历和最紧迫的担忧这一角度对人的条件的再思考。很显然,这与思想有关,而无思想——漫不经心地轻举妄动,或无可救药的混乱,或自鸣得意地重复已经变得微不足道和毫无内容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我提出的东西很简单:想想我们正在做什么。

“我们正在做什么”确实就是本书的主题,它只解决人的条件与那些传统上,以及根据当前的看法来说在每一个人身手可及范围内的那些活动的最基本的连接。出于这一或其他理由,人类能够从事的最高级或最纯粹的活动——思想活动——就不在这些现有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从体系上说,本书只限于探讨劳动、工作和行动,它们构成了三个主要的章节。按历史的发展,我在最后一章讨论摩登时代。我在本书从头到尾讨论活动(我们

知道这些活动来自西方的历史)等级中各种不同的问题。

不过,摩登时代与现代世界不同。从科学上说,开始于17世纪的摩登时代到20世纪初已经终结。从政治上说,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是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而降生的。我不探讨这一现代世界,本书只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一方面,我将自己局限在分析这些从人的条件中产生出来并且永恒的一般的人类能力。另一方面,历史分析的目的在于追溯现代世界异化(它从地球进入宇宙,又从世界进入自我)的起源,以理解已经发展至今并在被新的然而人们一无所知的时代战胜时展现自身的社会的实质。

The Human Condition

by Hannah Arendt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 1958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人的条件.....	1
1. Vita Activa 和人的条件	1
2. Vita Activa 这一称语	5
3. 永恒与不死	9
第二章 公域与私域	18
4. 人:社会动物还是政治动物	18
5. 城邦与家	22
6. 社会领域的兴起	29
7. 公共领域:公共性	38
8. 私有领域:财产	45
9. 社会与个人	51
10. 人类活动的定位	55
第三章 劳动	79
11. “身体的劳动,双手的工作”	79
12. 世界的物质特征	87
13. 劳动与生命	89
14. 劳动与繁殖力	93
15. 财产及财富的私有	97
16. 工作的工具与劳动分工	103
17. 消费者社会	111

第四章 工作	135
18. 世界的持存性	135
19. 对象化	138
20. 工具和动物化劳动者	142
21. 工具和技艺者	148
22. 交易市场	154
23. 世界的永恒性及艺术作品	161
第五章 行动	178
24. 行动者在言行中的自我展现	178
25. 关系网和被叙述的故事	183
26. 人类事务的脆弱性	189
27. 希腊人的解决之道	193
28. 权力与展现的空间	199
29. 技艺者与展现的空间	207
30. 劳工运动	210
31. 制造对行动的传统替代	214
32. 行动的过程特征	223
33. 不可逆性与宽恕的权力	227
34. 不可预见性和许诺的力量	234
第六章 Vita Activa 与摩登时代	252
35. 世界的异化	252
36. 阿基米德支点的发现	259
37. 一般概念与自然科学	268
38. 笛卡尔怀疑的产生	272
39. 反思与常识的丧失	277
40. 思想与现代世界观	281
41. 沉思与行动的倒转	284

42. Vita Activa 中的倒转和技艺者的胜利	289
43. 技艺者的失败和快乐原则	298
44. 作为至高的善的生命	305
45. 动物化劳动者的胜利	310
致谢	332

第一章 人的条件

1. Vita Activa 和人的条件

对于“vita activa”这个词，我建议把它解释为人的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种活动都是极为基本的，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条件。

劳动是相对于人体的生理过程而言的，每个人的自然成长、新陈代谢及其最终的死亡，都受到劳动的制约，劳动控制着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可以说，劳动即是人的生命本身。

工作不是一种自然的活动，也不是天赋的，工作的有限性无法通过人的类生命的无限循环得到补足。工作营造了一个与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个人生命被囿于该界域内，但这个世界本身却意味着对所有个人生命的突破和超越。工作作为人的条件之一，是一种现世性。

行动是唯一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所进行的人的活动，是指人们而不是人类居世的群体条件。一切人的条件都与政治相关，而群体性则是所有政治生命的重要条件，不仅仅是充分条件，而且还是必要条件。罗马民族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喜欢政治的一个民族，因此在罗马语中，“生存”和“在人群中”、“死亡”和“远离人群”是两组同义词。但是，《创世记》中关于人的行动条件的最初描述却是模糊不清的，因为男女造人的故事和上帝造人（亚当）

之说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前者造的人是“他们”；而后者造的人是“他”，因而芸芸众生只是日后繁衍的结果。^①如果人们能够按照同一个模子无限复制，所有人的本性或本质都完全一致，并且和其他事物一样可以预测，那么行动就将成为一种不必要的奢侈，是对普遍的行为准则的无常干预。群体性是人类行动的条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和另外某一个人一模一样，无论这个人是已故的、活着的还是将要出生的。

以上三种活动及其相应的条件，和人类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条件密不可分，例如生老病死、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劳动不仅确保了单个人的生存，而且维持着整个类的生命的延续。工作及其人化成果，使短暂徒劳的生命与稍纵即逝的时间得以延续和永存。而行动，就其对政治体的奠定和维护而言，是在为历史创造进行回忆的条件。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项活动关注和预见着新生命的不断涌现，并为这些初涉人世的陌生人承担提供和维护这个世界的重任，因此它们始终根植于人的诞生之中。其中，行动与人类诞生的条件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人之所以一出生就能体会到与生俱来的在世感受，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是新的能力，即行动的能力。以此为第一步，可以说其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继承了行动，因而也是诞生的基本因素。而且，由于行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可以说，人类的诞生（而非死亡）不是形而上学，而是政治思维的核心范畴。

人的条件不仅仅是指有生命的人的条件。人总是处在一定条件下的生物，因为任何事物只要与人发生牵连，就会马上成为人生存的一种条件。人的活动创造了种种事物，并进而构成了 *vita activa* 所在的这个世界；但是，完全由人所创造的事物，却反过来紧紧地束缚着人这一创造者。人们总是在与生俱来的既有条件之外，或是在这些条件之中，再创造出他们自身的一些条